

饥寒交迫的少女借宿东阳农村 善良阿婆热情帮助未收分文 为了那束暖黄色灯光 43年后她踏上找寻之路

阿公,请问20世纪80年代这附近有旅舍吗? 以前的班车临时停靠点是这里吗? 43年的时光流转,许多事情已经被岁月淡化,但对于金菊爱来说,寒夜里的一束灯光和一位善良的老阿婆,一直是她记忆深处的一份温暖。10月29日,老家在永康、曾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的金菊爱跟记者提起自己的找寻之旅,红了眼眶。前几天,她在东阳热心市民陈林旭的陪同下,沿着东阳城郊的公路寻找起43年前的那段记忆。



金菊爱(左一)和陈林旭寻找至六石街道



金菊爱(左二)和陈怡(左一)看望老师

一笔久欠未交的住宿费

那是1980年春节前夕,17岁的金菊爱在读大二,她放寒假回家,与高中同学陈怡相约去东阳巍山,看望刚调回东阳不久的高中班主任赵依葵。因为班车很少,她们中午时分从永康到东阳后,已经没有当天到巍山的班车。售票员建议她们先在东阳找旅舍住下,买第二天的车票去巍山。

对那时的她们来说,旅舍是一个陌生到不想去也不敢去的地方,于是,她们决定步行去老师家。她们一路打听如何去往巍山,所有好心路人都告诉她们,那个地方离县城很远,有25公里多的路程。

冬季天黑得早,4点多天色就暗

了,公路边愈发显得荒凉,气温也越来越低。我们开始感到害怕,却也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壮着胆,快步往前走。突然,随着吱的一声开门声响,只见一束暖黄色的灯光从前方不远处的屋内射出来,随后,一位阿婆提着一只小水桶走出来。我们俩兴奋地跑上前去,迫不及待地向阿婆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离巍山还有多远。当得知还有10多公里路时,我们心慌了,马上问阿婆,能不能借宿一晚。阿婆说可以,并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还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给我们吃,安排我们住下。金菊爱一边走一边回忆道。

在陌生的异乡,饥寒交迫的她们,

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阿婆。阿婆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给了她们一份满满的惊喜和感动。

第二天一早,她们向阿婆告别时,发现阿婆脸上失去了前夜的笑容,但嘴里并没有说什么。这让她们觉得很奇怪,但由于赶时间,她们也没有细想,便重新踏上前往巍山的路。直至见到老师,她们回想起这件事情,才感觉借宿的那间土屋,似乎是一间旅舍。

那么冷的冬夜,我们真的不知道再走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后,我们认识到自己那笔住宿费并未结算,想当面向阿婆说声对不起,感谢她当时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宽容。我想补交那笔住宿费,

但因为没记住阿婆所在村的村名,也没记住那家旅舍的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打听到消息。这件事成了金菊爱和陈怡的一个心结。后来,每当遇到东阳人,金菊爱都会说起这件事,希望能找到线索。

直到最近,她在一次旅行中遇到曾在东阳当地新闻媒体工作、被誉为“东阳通”的陈林旭。听了她的故事后,陈林旭主动提出帮助她一起寻找那位阿婆的踪迹。

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忐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那个地方,找到阿婆或者她的后人。出发前,金菊爱对这次找寻之旅充满期待。

一次曲折迷离的找寻经历

因为我自己是从事新闻行业的,曾经对东阳这一片古道做过专题采访,所以我对这一片还算比较熟悉。再加上多年积累的人脉,觉得有一定的信心帮助金菊爱找到她所描述的旅舍。陈林旭分析,20世纪80年代,东阳去往巍山有北、中、南三条路线。根据当时人口密度来看,中路没有乡镇,人流量较少,不太可能会有旅舍,所以初步分析,金菊爱和陈怡行走的道路要么是北路,要么是南路。

陈林旭认为,那个年代老旅舍、客栈,通常都在乡镇(公社)所在地。当时,北路沿途有2个乡镇(公社),而南路有3

个乡镇(公社)。东阳县城到巍山大约有25公里的路程。根据金菊爱的叙述来看,两人走了一半左右。通过排除法,他觉得南路上的东阳李宅村和北路上的六石街道这两个地点比较符合找寻目标。

陈林旭先电话联系了自己在东阳李宅村一位叫李伟跃的朋友,正巧这位朋友的奶奶曾在20世纪80年代开设过旅舍,也多次免费为来往路人提供住宿。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林旭、金菊爱都很兴奋。或许他的奶奶就是他们所找寻的阿婆。于是,一行人急忙驱车前往李宅村。

当时老马路不宽,我奶奶的老房

子就在马路中间。在李伟跃带领下,一行人来到老房子旧址。尽管现在的东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听着李伟跃的描述,金菊爱也非常努力地在脑海里寻找零碎的记忆。

金菊爱说:我们是从东阳方向走过来的,房子应该在马路的右手边。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进屋后,有个烧柴火的老式灶台。从门口出来,有一块石板,石板下有一条宽约一尺的水沟。走出门后左拐几十米远处,就有汽车临时停靠站。

经过一番比对,李伟跃奶奶的老房子和金菊爱记忆中的水沟、旅舍等

信息并不匹配,且李宅村的第一家旅舍开设于1989年,不是1980年。

随后,陈林旭又通过一名摄影家朋友,找到了六石街道比较符合描述的老旅舍和当时旅舍的负责人。

旅舍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屋里虽然也有灶台,但是灶台在屋子的后面,而且门前也没有小水沟。听了金菊爱的描述后,负责人摆了摆手。她告诉金菊爱,20世纪80年代旅舍的每晚住宿价格为5角钱。

之后,一行人还驱车对周边沿线几个村庄进行走访,向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打听线索,但均未得到肯定答案。

一个未完待续的美好心愿

这次东阳之行,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结果,金菊爱虽有些失望,但依然抱着希望。

虽然我没有找到那名阿婆或她的后人,但是这次经历又一次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东阳人民的善良和热情。他们愿意帮助我,陪我一起寻找,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金菊爱说,我会继续寻

找。因为这既是我们的一个心结、一份愧疚,也是我们的一份感激、一个承诺(当时同行的同学已于10年前病故)。阿婆可能已经不在,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她的后人或者她所在的村庄,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

陈林旭也表示,会继续帮助金菊爱寻找。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寻人的故

事,更是一个关于人间真情的故事。在这段寻找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善意的流动。沿途询问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心、亲切,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陈林旭说:很多人未必能够将一份小小善意记挂于心这么长时间,但是金菊爱做到了。我就想,或许在某一天、某一瞬间,我们做了一件力所能及

的事,就能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美好的记忆和温暖的念想。如果我们都懂得善良和感恩,这个社会会变得更美好。

关于金菊爱找寻之路的后续,本报将持续关注。

融媒记者 池欣梓